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肅集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黃嵩齡

欽定四庫全書

忠肅集卷五

明于謙撰

雜行類

兵部為災異等事兵科抄出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題臣本乏學識誤蒙天地厚恩萬一莫報凡有所知敢不盡言臣竊見今歲六月初一日朔旦日食謹按春秋之書曰食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荆楚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而先儒胡

安國以為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則必召災天之示人可謂顯矣伏惟皇上以聖神之德居至尊之位削平僭亂中興邦家踐祚以來勤於宵旰董正庶官選賢任能恢弘治理而又進講經筵以求帝王為治之道大開言路以通天下幽隱之情圖治之心可謂切矣夫何上天告戒不一而足今春土星恒近日太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日視朝之時夫豈無故而然哉其必庶官失德紀綱不振

法度縱弛大政乖缺而致之也况今北騎日近邊境入  
侵為患不言可知且天心眷愛人主凡有災祥必先示  
之以兆欲其修德政以圖承天休保無疆之治也臣伏  
望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念繼統守成之難因天告戒  
惕然恐懼減膳撤樂避御正殿廣求直言省已有過則  
速改之更加嚴畏復召一二大臣講求所以敬天法祖  
保邦致治安邊禦外之策君臣同心無事虛言務敦實  
行見諸事功則天變可消人心自順國治兵強邊外之

禍不足慮矣臣見今春星變之異大臣亦嘗上言求退  
朝廷未允其請其餘當退者則又貪位顧祿濫冒無恥  
莫此為甚且天地以至誠無息故能成其覆載之功人  
之應天亦必至誠無偽而後可以格天豈可以虛偽動  
之哉臣實自愧才識疎淺過承拔擢捐軀報稱惟恐或  
後然自歷任將及二載叨祿苟容分毫無補上孤天恩  
下招衆議皇上天地之量曲為包容而臣犬馬之心誠  
不自安乞將臣先行黜罷放歸田畝以答天意以謝天

下則其餘如臣之濫冒不才者亦必自省知愧退避賢路然後陛下慎簡中外賢才以資任使以合天地之和以開萬萬載太平之治不勝幸甚所有事宜條具于後具題奉聖旨說的是圖治之道先以撫安四裔為要人心悅服則邊方無虞便行與各處鎮守總兵等官好生撫諭番人各衛官舍軍餘只着應襲兒男操練其餘放回生理供給軍裝幼軍的兵部計議停當囚獄有枉冤法司與他辯王振罪惡已被誅戮了罷今後但有指他

為名訐告平人者罪坐原告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撫諭諸夷推鞠罪囚等件欽遵行移各處鎮守總兵等官并法司外今將所奏要放回各衛所官舍軍餘及幼軍一事議擬開立前件具題景泰二年六月初三日奉聖旨是新選舍人有精壯者且畱操備欽此

計開

一先該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等奏准將在京軍職旗軍除正身外軍職取其應襲兒男旗軍選其

少壯應替餘丁各二丁入營操備已經御史給事  
中等官通行查勘造冊在部令該司官又復照冊  
行取除正身并應該襲替二丁差操外其餘人丁  
亦要操練一家有三丁四丁五六丁差操者中間  
亦有殘疾老弱及生理在外者該司輒嚴督衛所  
本管官旗坐名勾擾直至有名無人不得已而用  
錢雇覓他人代操者有之且一家止有兩丁在操  
其軍裝什物衣服飲食尚且供給不敷今至四五

丁差操則人之困苦愈甚况一家之內父母妻子  
待其養贍京師之人既無田產又無生業不過經  
營微息僅足糊口兼要貼補正餘軍裝今當無事  
之時正宜使之自求生理以給其家而乃盡收在  
官使其父母凍餓妻子失所不能保養已失其心  
而又欲驅之鋒刃之下以出死力則彼豈為國家  
用哉一旦遇敵望風奔潰動搖人心顧其得小而貽  
患大也乞勅該部即將前項操軍如軍職則本身

與應襲兒男軍旗則正身與代替壯丁常川征操  
其餘釋放寧家無害其生理庶兵無冗雜人無驚  
擾便益前件查得先該兵科都給事中葉盛題稱  
要行在京各衛官下舍入家人等項通行取勘括  
而盡之可得萬數俱與口糧令其操練等因本部  
節次議奏欽差給事中御史取勘造冊共該八萬  
六百三十名本部覆奏除應襲兒男并比先年閭  
選定操練者照舊操練外其餘本部委官公同各

衛堂上首領官逐一斟酌選取一千七百九十五人送營操習又查得先該本部為照在京在外都司衛所軍下餘丁年久不曾取勘造冊中間多有新生續長隱瞞不曾報官之數遇有警急無憑查調已經議奏通令給事中御史查造在京各衛共該一十九萬六千三百一十名本部覆奏行令各營總兵官查勘但有隊伍空缺具數轉行各衛選取丁多之家補操其餘人丁俱聽自在生理去後

今奏前因緣在京軍職之家亦有應襲兒男不堪操備其弟男子姪堪以操備者又况前項取勘到舍餘八萬之上止選出一千七百有零以數計之十分中所取不及一分又行關支口糧在營操練五軍內原設舊舍人營見委都督一員坐營管束并自願投充報効舍人達舍多有不係應襲之數中間多有精壯敢勇節次征戰巡邊挺身立功陞官授賞與見選頭撥團操聽調者等其餘丁存留

在衛本部別不曾選出各營操練止是各營遇有  
事故軍人數多無有正軍補替者該衛於餘丁內  
揀選精壯之人補數事不干預本部此亦係永樂  
宣德年間舊例然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嗟怨異議  
容或有之今若一槩疎放誠恐軍少遇警不敷調  
用況在外赴京操備官軍即日放班回還因為口  
外奏報敵情精選官軍團操及各關各城往往又  
要添撥先因土木等處虧折正軍數多全靠餘丁

補操及查得各營舊操官軍四十三萬五千四百三十員名今止有二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一員名數內又有輪班放回及事故之數比舊尚欠數多委的未敢輕易疎放臣等職掌兵政不容緘默亦不敢不任怨以誤大計合無將前項選到舍人及各營見操餘丁照依江淵所奏疎放惟復將新選舍人一千七百餘名內有幼弱不堪者疎放其餘精壯之數與餘丁俱暫留操備若有應該撥補

者該營總兵等官徑自行移該衛揀選補操其衛所不許循私作弊賣富差貧及將丁少之家一槩選補搪塞致令嗟怨失所候邊務十分寧息另行具奏取自上裁

一府軍前衛幼軍皆是永樂年間選取民間壯勇子弟當時皆年及二十五六三十歲者到今將四十年多是六十以上俱成老疾不堪差操緣此等軍役例不勾丁遇有事故另僉壯勇更替今多告

老兵部恐軍缺伍不肯釋放仍留在伍與米三斗  
食用行移原籍官司選取解補其原籍官司因見  
本軍在伍未缺故意遷延或聽人買囑展轉那移  
不即僉補有四五年聽候者軍伍雖稱不缺其實  
征操不得其用且虛費糧米以養無用之軍深為  
未便乞勅該部查理如係永樂年間僉充幼軍者  
不問老疾等項即便放回行移原籍官司照名僉  
補如是故違來遲治以重罪其宣德年間選補者

及今亦二十餘年如有老疾亦審實放回照例僉  
補庶使軍得精壯行伍不缺且無虛費糧米之失  
深為便益前件查得府軍前衛幼軍係永樂年間  
太宗文皇帝選民間精壯子弟應充例不勾丁及  
查永樂十一年節該奉聖旨隨侍皇太孫操練的  
幼軍有亡故了的著原選官司選來補不要少了  
原數若是那亡故了的戶下有年歲相應精壯有  
氣力快走路這等戶下情願要補的著他來補欽

此又查正統九年五月初六日節該奉太上皇聖  
旨老疾軍旗多有該管官旗人等作弊把總該部  
官輒便信憑踈放以致缺伍今後告老疾把總官  
同兵部堂上官者果不堪應役的具奏踈放或年  
老有精力的也准他告還撥把門等項輕省差用  
但有勾補人到時放回欽此除欽遵外近又該巡  
撫河南都御史王來咨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全  
智奏在外僉點幼軍委的擾害州縣人民為因達

子侵犯逃移數多宜當撫安鎮靜乞候今年秋成之後將該僉幼軍選點等因本部依議奏准通行去後令奏前因緣前項老疾幼軍例該有司另僉至日方纔替回各軍在衛止當輕省差使關支老軍月糧若便先行放回誠恐所僉之人一時不到而見在軍士又已疎放缺人應役合無候今年秋成之後將前項老疾幼軍通行各該原籍官司務要照名作急僉補前來更替回還不許故違

兵部為軍務事臣等竊惟兵者國之大事所以防奸而  
禦侮保大而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  
法有大將有萬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人之將要使  
小大之位各得其人然後調度之際克濟乃事國朝用  
兵之制一本之以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一軍之中有總  
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總管隊等項官員  
往往擇其人以任之蓋欲防奸禦侮保大安民者也奈  
何近年以來為因承平日久兵備懈弛總兵乏統馭之

才偏裨失遴選之道其把總管隊等官多有夤緣冒進  
非才濫充以致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則貪圖賄賂剥  
削害軍視兵政為等閒與士卒如讐敵失利償事職此  
之由邇者恭覩皇上繼承大統赫然奮發思剪刈羣盜  
附衆強兵累勅在京總督總兵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  
公揀任將士臣謙繆膺總督之任與同總兵官武清侯  
石亨等祇奉德意即將各營把總等官員分別賢否具  
奏黜陟已定近取勘到各營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姓名

數目在部備照行移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都督張  
軌孫鏗楊俊衛賴范廣令將選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  
先前定擬用心提督操練不許徇情作弊因而輕易動  
那以後若有事故陞調等項應合選人代替者該營把  
總等官務要遴選至公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  
令其管隊仍將選補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  
及開報本部以憑查考果有坐營等官將把總管隊官  
員私自那動委用者宜從總督總兵官指實叅奏拏問

治以重罪庶使體統不紊而任用得人武備修舉而不誤邊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具題景泰二年六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軍務事該通政使司送張善等首係河南都司河南等衛并直隸河間等衛所軍人原在五軍營操練景泰二年二月間蒙放班回還原衛所取討衣鞋盤纏為因患病不能依限赴京今已痊可首乞復操等因到部查得先該總兵官武清侯石亨題稱要將在京見操

在外官軍輪該放班回還原衛取討衣鞋等因本部叅  
議得合將各營應合疎放輪替官軍人等俱分作三班  
常留兩班在京一班回家定立限期令其回還務要依  
限赴京若有因而在逃捏故不來旗軍舍餘全家調發  
邊衛充軍義勇民壯人等發原衛充軍官員捏稱老疾  
或指以軍政管軍等項希求在任躲避操練者降三級  
終身守邊等因節該題奉欽依准卿等計議行欽此除  
欽遵外今首前因參照河南都司河南等衛所官軍例

該五月二十日到京直隸河間等衛官軍例該四月初一  
日到京令各軍俱過違原限不行前來雖稱患病未  
委虛的欲送法司究問緣係自首人數兼此等未到官  
軍數多即日正係用人團營操練聽調之際非惟懼罪  
不肯首出亦恐緩急不敷調遣欲准所言免其究問送  
營操練又恐依限見到官軍因見各人來遲全無罪責  
無所懲又次班回還官軍倣倣成風愈加怠慢以致軍  
政隳廢遇警缺人調用誤事未便又況在逃等項官軍

送法司問罪者多係的決還役即日天氣炎熱干礙人  
衆合無俯念下情酌量事體將此等放班違限不到軍  
人有能自首赴部者一體送該營總督總兵官處查照  
各違限月日遠近著落坐營把總都督等官公同著責責  
決仍令照舊操備不許徇情作弊一槩不行懲戒以致人  
心不服紀律不修臨期誤事自取罪愆其間若有在逃程  
故不來者行提至日仍依原擬發遣充軍降等守邊庶  
幾激揚得宜緩急濟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未敢擅便

具題景泰二年六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軍務事兵科抄出總兵官武清侯石亨題准後  
軍都督府咨准兵部咨呈開民壯夏勝一等先送該營  
操練已後回還原籍經一年之上其坐營把總管隊  
官員全不作逃拏解中間顯有通同脫放情由合無令  
該管總兵等官查照緣何明知各人在逃一向不行具  
奏及行移本部挨拏并各人糧賞曾無闕支指實叅奏  
拏問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抄出備行臣處欽遵施

行移咨准此查得先准後軍都督府咨送民壯夏勝一等前來已經劄發報効營收操去後令准前因行據該管坐營指揮杜山呈稱夏勝一等一百八十八名於景泰元年二月十四日到營收操陸續在逃已將張興二等一百七名通類呈逃數內夏勝一等八十一名為因事冗失於揭查作逃景泰二年二月二十日已行聞逃外及本職先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為事至五月初六日復職管事各人在逃之時係原坐營把總指揮郭亨

等在營管事其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見解本營操備等因具呈得此參照指揮郭亨等自合加意撫恤軍士操習武藝各人既已在逃合就行拿解問以警其餘却乃止將張興等一百七名開逃其夏勝一等八十一名不行作逃雖不關文糧賞中間顯是扶同縱放及照指揮杜山於前項月日為事復職管事不即查理却於景泰二年二月二十日繞作夏勝一等開逃俱合問罪緣指揮郭亨等俱係軍職開坐具題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且饒他這遭再犯不饒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  
直隸盧州府盧江縣申據民壯夏勝一等狀告蒙僉作  
民壯赴京操練為因艱難具本奏准蒙兵部職方清吏  
司出給印信批文照回等因告繳到縣看得批文印信  
篆文不明恐有詐偽差老人陳真等連人批管解赴部  
查得並無夏勝一奏准抄呈在卷顯是虛詞遮掩偽印  
情由合將夏勝一等同一起回還民壯并偽批通送法  
司究問及照夏勝一等先送該營操練已後回還原籍

經今一年之上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全不作逃拏解中間顯是通同脫放合令該營總兵等官查照緣何明知各人在逃不行具奏行移本部挨拏各人糧賞曾無關支指實參奏拏問不許誣下罔上容情不舉以致奸人得計軍政隳廢等因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令抄前因臣等切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為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前日大同陽和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北敵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

重之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  
此禍即目邊務方殷敵情不測正當盡草宿弊豈宜仍  
蹈前非况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  
元年四月間捏寫偽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  
等官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  
部奏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  
稟稱於今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月久若非各逃原籍官  
司及本部具奏則各人終於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

空缺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閣稱民壯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查得前項民壯內夏永一等四十九名已於景泰元年四月分造冊關支糧米徐朝四等四名又於景泰元年六月分造冊關支糧米今却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營把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關月糧侵欺公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詞脫免瞞官作弊情犯昭然今各營見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

多因見郭亨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獎官軍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誤事機追悔何及再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獎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調日久不即回奏都督衛頑累次於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却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以忠并當該掾史聽受郭亨等買囑

通同隱下賣放民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失於揭查等  
詞石亨出名朦朧奏准致令奸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  
上下交通互相蒙蔽若不通提問罪竊恐貽患方來合  
無行移石亨嚴加戒飭本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  
要竭忠盡誠修舉戎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為下人之  
表率不許似前罔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  
壞事致令坐營把總等官將見操官軍容縱脫放如違  
一體治罪其把總官員數內杜山先因為事不即查理

情罪頗輕合照節奉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  
賣放民壯盜支月糧情重指揮郭亨吳能并石亨處通  
同作弊首領官金以忠及掾史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  
其罪仍於郭亨等名下追糧還官庶使人心警懼而法  
令昭明武備克修而事無謬戾緣係整飭軍務及叅問軍  
民職官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  
此

兵部等衙門掌部事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等官

于謙等為寬恤事該本部奏查得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三日本部節該欽奉聖旨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在京各衛在外調來并那懷來永寧龍門等處驚散到京及在各邊官軍自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以後但有畏避差操躲離職役腹裏軍人押發邊衛充軍守墩哨瞭邊軍全家調發極邊衛分守哨官降三等終身守邊欽此又查得景泰二年七月初一日本部官節該欽奉聖旨近聞五軍三千神機等營見下草場放馬官軍多有公

然帶馬逃回營幹私事憲兵部便出榜將去京城內外  
并往草場一路張掛曉諭他每知道都要連人馬到草  
場如法收放敢有故違不到許他該管官旗并錦衣衛  
五城兵馬四隣出首俱送兵部轉送法司追罰馬各一  
匹入官人調解口外衛分守墩哨瞭欽此欽遵又該會  
議奏准今後在京操備官軍但有不候該班疎放擅自  
逃者不分旗軍舍餘義勇民壯人等挾攀得獲發極邊  
衛分守瞭官降三等終身守邊其放回旗軍人等或因

而在逃或捏故不來者旗軍舍餘全家調發邊衛充軍  
義勇民壯人等發京衛充軍官員捏稱老疾或指以軍  
政管事等項各自希求衛所保留在家管事以避操練  
者亦降三等終身守邊已經通行去後臣等竊惟天下  
之事弛張緩急各有其宜當邊務擾攘之秋國家多事  
之日而軍政固當謹嚴適災異薦臻之餘軍民艱難之  
際而人情尤所當恤所據前項在逃并拐棄馬匹及放  
班違限官軍合當斟酌事情量為寬恤合無將前項違

犯之人除已問結不動外其見監未結及事發已提未  
曾到官與今後有犯者官免其降三等守邊止調邊衛  
差操旗軍人等有犯者免其調衛止問本等罪名畢日  
送發開平等處守瞭五年滿日復役其義勇民壯人等  
仍發京衛充軍免其勾丁止充本身其拐馬在逃官軍  
俱發邊衛守哨五年滿日各還原衛免其終身凡拐棄  
馬匹照依舊例追罰入官行移法司知會若以後年歲  
豐熟人力寬裕而官軍人等又復玩法違犯仍照前例

發落如此則國法人情得以兩盡該本部官具題節該奉聖旨法令嚴明人不敢犯然有故誤犯法之情難拘一例行還與法司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刑部等衙門掌部事太子太保兼本部尚書等官俞士悅等議得統馭士卒非嚴無以服眾情消弭災傷非寬無以回天意罪在初犯再犯法當從重從輕合無將在京在外操備與在京不候該班在逃及故回休息不來官員榜例及會議奏准事理該降三等終身守邊已擬免其

降等止調邊衛今再減作發邊衛守哨五年滿日回衛  
若原係邊衛者亦調別衛守哨五年滿日一體回衛俱  
免降調在逃及放班不來旗軍舍餘榜例及會議奏准  
事理該發邊衛充軍守哨已擬開平等處守哨五年  
免其調發今再減作守哨三年民壯義勇人等會議奏  
准事理亦該發邊衛充軍守哨後改作發京衛充軍又  
擬減作正充本身免其勾丁難再動移其牧馬在逃官  
軍榜例俱該調解口外衛分守哨已減作邊衛守哨五

年滿日回衛免其終身今再減作三年再照帶馬在逃與棄馬在逃情犯雖同而棄馬在逃其情尤重蓋帶馬在逃者猶不致失所棄馬在逃則是置而不顧萬一死傷走失甚為誤事若將帶馬在逃者照例發遣而棄馬在逃者止問杖罪發落則是情重罪輕不為均平合無一例發落減前擬罪寬恤事例除已發落不動外其餘見問未結及事發已提到與今後再犯者俱照此例若冥頑奸詐之徒因見寬恤減免故意再犯者仍照

先奉欽定榜例與會議奏准事理問斷施行不在寬恤之例如此庶幾寬嚴兼濟而輕重適宜官軍知懼而不敢再犯緣節該奉欽依計議停當來說事理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邊務事兵科抄出譯出緬甸大頭目馬哈息哈速刺番字奏文一道緬甸頭目馬哈息哈速刺十分敬順奏知天生寶位管主萬方善人上與利益惡人上與法度的天皇帝的勅諭常時聽見了臣十分敬順天皇

帝他賊子弟兄兩箇住處天皇帝的尚書總兵同臣衆頭目  
計議出征天皇帝總兵官來時他賊子聽的逃躲山中了他  
躲了時總兵官住的日少衆總兵官將地方與了臣回去了  
時節臣就差軍馬征收去了臣將地方西領亞輪賈息睿古  
擺康板卜浪撒兒割板藥杭戶哀長梯展踏豪馬達處都依  
了大城池看守住這等計議時賊子兩箇又復出來占了如  
今時他還住的不穩天皇帝可差人同臣齊力征伐這賊  
時賊子容易得了斷絕根芽地方又得了如今若不征取

他住定時難了臣得的百夷每臣根前也住不穩若過後計議天皇帝纔差人馬來時誠恐勞苦故先差人去奏知因孟養緣臣人馬不得住一處不好計較臣地方邊上常有木邦人馬打攬不絕軍馬常常守備總兵官都知道了天皇帝可勅諭木邦敬信天皇帝聖旨若取孟養時天皇帝可差人馬一處好計較因此臣差兩箇頭目去天皇帝前聽聖旨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緬甸奏稱差人同取賊子

一節切詳龍川賊首思任發已就誅戮遺孽思機發等  
假息窮荒再不曾犯我邊疆况今邊務方殷而貴州  
廣西等處事體未寧俱用官軍防守難便調大軍前去  
其稱木邦人馬打攬不絕要行請勅等因緣朝廷發號  
施令于礙事體重大難憑外夷一面之詞就便依擬施  
行况無雲南總兵官具奏緣由合無行移該府轉行征  
南將軍都督同知沐璘叅將叅贊等官及都布按三司  
堂上官巡按監察御史計議體勘木邦有無人馬打攬

緬甸地方情由果有此情從總兵官差人齎文前去撫  
諭木邦頭目務在忠順朝廷和睦四隣各保境土共享  
富貴不許生事縱令下人攬擾他人地方以致隣邦失  
和睦之道朝廷興討罪之師悔將何及若無此事總兵  
官但嚴加鉉束密切關防於寬大之中寓威嚴之意使  
彼之動靜我必先知不必前去撫諭仍差人齎文與緬  
甸大頭目諭以朝廷具悉爾等臣節已令總兵官體勘  
木邦擾爾地方事情另行處置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道

窮荒不曾歎邊難遽加兵爾當整飭所部頭目人等用心保守地方朝廷法天行事命德討罪其賊子思機發遲速當正典刑爾不可不益勉忠順益堅臣節以為永遠之利緣係處置夷情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七月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聲息事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右少監馬慶題該右叅將都督同知許貴手本准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咨欽奉勅書內事理備行本職差委

乖覺夜不收每衛分作二路每路四名十日一換直抵沿  
邊墩臺以外哨探已經行仰各城守備都指揮等官差  
撥外續據守備大同左衛都指揮李顯等呈景泰二  
年七月十九日據雲川衛守瞭安子山墩百戶張俊呈  
該夜不收許六十報蒙差沿邊哨探聲息晝伏夜行本  
月十七日潛至菱角海子南山瞭見北山達靼人馬約  
有一百往來行走六十等伏至戌時回至中途山凹忽  
遇達靼五人各役回避不及被將敢勇軍人范丑丑張

營王喜林射重身死六十被傷走回等因得此為無守備都指揮李顯等呈報前因當差大同前衛千戶徐政親詣本城及行仰各官拘集原被傷軍人許六十同已死軍人親屬隣里人等審問軍人范丑丑等的於何年月日出口回還行至是何地方遇敵射重身死只今身屍有無見在惟復被敵搶虜或驚散未回明白回報去後今據都指揮李顯等及大同左雲川二衛呈據被傷夜不收許六十供稱七月十三日辰時到葵角海子

人頭山見有達靼一百人馬在於北山往來行走回至搭兒左窩遇達五人將六十射傷其范丑丑等三名趕散不知存亡下落本職等並不曾呈報參將許貴等因結報查得先該後軍都督府備兵部咨呈該臣等題抑河溝報有達靼往來行走參無發兵勦捕方畧行移再差乖覺夜不收四散哨探達靼在於何處屯劄實有多寡會兵勦捕等因已行差人分投緝探外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委參將都指揮潘興挑選中路及東西二路馬

陣神銳官軍四十員名并副從馬匹聽候若果報有聲  
息會同左叅將方善出兵勦殺西路報有聲息會同右  
叅將許貴出兵勦殺除咨兵部知會外續於本月日期  
不等該左右叅將方善許貴手本據東路哨至斷頭山  
西路哨至七寶山等處夜不收楊出生陳孫孫等回  
稱各處地方並無聲息今該前因會同總兵官定襄伯  
郭登等議得菱角海子離邊一程係是左衛哨守地方  
今被達靼將哨探軍人殺死恐彼窺伺入境當委叅將

潘興管神銃右監永阮阿山統領前項選定官軍會同  
右叅將許貴於左衛有敵地方相機勦殺仍先差人再  
行哨探前敵的實處所勢力強弱多寡務在計出萬全  
事無一失已於本月二十二日領兵去訖照得大同各  
城每遇差人出口哨探臣等備嘗著令十分用心畫伏  
夜行不露行跡不許輕易怠忽致有疎虞今都指揮李  
顯張鵬獨守一城為無上司鈴束貪暴縱肆靡所不為  
凡百邊務視為泛常畧不經意不行差委的當乖覺之

人哨探致使遇敵失陷係干緊急事情其有敵地方止  
是離邊一程不知有何緣故九日之上公然不行呈報  
臣等知會及至委官前去查勘方纔差人爪探回文塘  
塞脫稱敢勇軍人范丑丑等不知存亡倘被外敵搶去  
走漏消息見令各城軍民盡數在外耕種田禾牧放馬  
匹採打秋青草束及河南山西人民儕運糧儲等項敵  
若審知虛實深入剽掠豈不重為邊禍似此失機誤事  
深為未便合將各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重加懲治

以警方來庶使武備無怠慢之失邊臣有警懼之心再  
照右叅將許貴分守迤西城池不行用心整治邊務號  
令不嚴委差失當及照來文內明稱據李顯等呈今李  
顯等却稱不曾呈報其行移與李顯所呈被敵殺死并  
趕散不知存亡日期先後不同亦合提問緣係叅奏方  
面官員及動調官員事理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照前項差去夜不收被  
敵殺死趕散顯是守備都指揮李顯等不行嚴加分付

仔細哨探以致各人失所又不隨即呈報似此怠忽因循失機誤事合當問罪及照大同左雲川二衛正係大同西路地方凡一應差撥軍馬隄備軍情俱聽大同提督總兵等官隨宜處置其親臨提督又有參將一員在彼今照前敵百十成羣在於邊方出沒一向隱匿不行奏報及差夜不收分投哨探又不遴選的當之人申嚴節制丁寧戒約令其晝伏夜行謹慎巡哨致被外敵殺死失悞邊務其年富郭登等雖稱議遣叅將潘興等領

兵前去勦殺誠恐視為泛常虛應故事未能設謀奮勇  
卒難成功亦各難逃罪譴合無請勅切責提督軍務左  
副都御史年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右叅將都督同知  
許貴宥其失機誤事之罪令其盡心守備奮勇破敵以  
贖前愆今後如再似前輕率怠忽差人不當以致失機  
俱治以重罪不恕仍令潘興許貴等務在躬親率領軍  
馬嚴謹哨探前敵如果尚在地方出沒就便調兵勦殺  
既不許畏縮以損軍威亦不許輕率以墮狡計其李顯

張鵬合無行移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提問明白具奏  
發落惟復且不提問令巡按御史各取具死罪招服令  
其破敵贖罪再犯依律處治緣係請勅并提問沿邊軍  
職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七月二十  
九日奉聖旨是字顯張鵬不問著巡按御史取死罪招  
服令其破敵贖罪欽此

兵部為邊務事兵科抄出譯出緬甸使臣答加速等番  
字奏文三道該本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通抄到部今將所奏事情會同通事都督僉事昌英等譯審明白逐一議擬開立前件謹題請旨

計開

一道緬甸使臣答加速等今將緬甸卜刺浪拜奏天皇帝前情由奏知賊子思機發弟兄兩箇為送的他父親前來計恨著常川要廝殺如今博刺浪還廝殺不住專待天皇帝勅諭如何計較整理事務奴婢的卜刺浪拜奏所有天皇帝整理事務的

雲南金齒騰衝人都得我的財物我使臣要到御  
前時他每不肯計較著來天皇帝可憐見時有會  
百夷話的人差來整理事務大賞賜并金牌等物  
送將來時天皇帝的洪福得瞻仰了奴婢卜刺浪  
十分歡喜奴婢征伐賊子情由知覺得著實如此  
情由御前奏知前件查得先該緬甸大頭目馬哈  
息哈達刺奏稱要差人同伊征取賊子思機發等  
因抄出本部為照賊首思任發已就誅戮遺孽思

機發等假息窮荒再不曾犯我邊境況今邊務方  
殷貴州廣西等處事體未寧俱用官軍防守難便  
再調大軍已經奏准行令征南將軍總兵官都督  
同知沐璘等差人齎文與緬甸大頭目諭以朝廷  
具悉爾忠誠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窮荒不曾欵  
邊難遽加兵爾當整飭所部頭目人等用心保守  
地方朝廷法天行事命德討罪賊子思機發遲速  
當正典刑爾不可不益勉忠順益堅臣節以為永

遠之利去後今奏前因又審答加速等說稱賊子  
思機發比先總兵官征討他時他只領得一千人  
來見官軍勢大躲了如今他收拾人馬約有十萬  
不時出來緬甸地方廝殺攬擾我緬甸宣慰不敢  
望朝廷調軍只待勅書一道或量調騰衝金齒官  
軍見得有一勅書軍馬到彼我每自調人馬與思  
機發廝殺又說朝廷這一遭與緬甸大賞賜回還  
路經木邦等處共有十五站方到緬甸若得朝廷

差曉百夷說話的人送他每回去使木邦各處知  
道緬甸與朝廷出氣力來等因據說臣等切詳軍  
馬固難動調蠻夷所當撫綏况騰衝人係新近  
設立去處而雲南各衛官軍多有調征貴州者若  
便量調協同緬甸征勦賊子思機發非惟軍少不  
足以張兵威抑恐徒勞無功而惹他變合無只請  
勅緬甸大頭目諭以爾之竭盡臣節為國効力朝  
廷具知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孟養地方設若量

調官軍同爾往捕不無彼此牽制難於行事又況  
隆州境土俱爾地方若果賊子侵擾爾當運謀設  
法督率頭目人等隨宜守戰以為邊境保障以殄  
賊寇遺孽如有成功明白開奏朝廷重加陞賞必  
不憐惜仍行雲南總兵官知會庶懷柔遠人之道  
盡而以夷攻夷之策得矣其言乞差曉百夷話的  
人伴送回還一節係夷人求請未敢擅便定奪取

自上裁

二道緬甸使臣答加速等天皇帝御前奏知今將  
奴婢緬甸卜刺浪拜奏的情由所有天皇帝事務  
臣十分出力來思任發得了時我十分敬重天皇  
帝便差莽刺劄等衆頭目將頭畜牛羊米糧酒禮  
總兵官尚書處迎接來總兵官便要思任發一時  
不到就將莽刺劄等拿來天皇帝可憐見將莽刺  
劄等放回來了這頭目每得養他父母臣十分歡  
喜死的死了也罷今有御前留住的頭目當丙潘

達巴邦思傑賈盼康勒改同從人七名臣與天皇  
帝整理事務有功的人這頭目不來時古刺答冷  
百夷必笑我天皇帝可憐見放回來時得養活他  
的父母古刺答冷百夷聽得時必然都喜歡前件  
查得當丙等同從人七名先係欽留四夷館辦事  
人數近該緬甸宣慰卜刺浪奏要討各人回還本  
部為照係外夷求請未敢擅便定奪奏奉欽依既  
留四夷館辦事罷欽此除欽遵外今奏前因又審

得答加速等說稱見留當丙等比先都是緬甸管  
事頭目為因擒住思任發著他每先到軍前來報  
被總兵等官拿來後蒙朝廷恩賜將他每一般來  
的使臣莽刺劄等都放回了留住當丙等如今九  
箇年頭他都有父母妻子終日在家啼哭思想可  
憐見放回去等因據說參照當丙等係節奉欽依  
內事理四夷館辦事人數令又奏要令各回還詞  
頗懇切情亦可矜緣係外夷乞恩未敢擅便定奪

伏乞聖裁

三道緬甸使臣答加速等天皇帝前奏知所有把事郭丑奴管奴婢地方上事務如今死了有他男郭景善自他父死奴婢地方事務一般整理可憐見冠帶與時百夷每敬重他天皇帝御前奏知前件查得近該左軍都督府照會據雲南都司呈亦為前事本部為照郭景善係是土軍難准已經立案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緬甸做把

事郭丑奴即郭春奴係騰衝土人比先死在緬甸  
地方他男郭景善即郭景賢曾到緬甸三次以此  
保他替他父親做把事見有雲南都司保他文書  
也到部等因據說參照郭景賢雖係土軍例難准  
保但以一人之身至微一方之事至重夷情懇切  
所宜俯徇以盡懷柔之道合無不拘常例將郭景  
賢准令做冠帶把事照舊整理緬甸宣慰使司地  
方事令其務竭忠誠導彼為善不許挾詐懷奸致

誤邊務如違治以重罪仍行雲南總兵官知會景  
泰二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是這裏不必差人伴  
送當丙等七人既他懇切奏討著回去欽此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准都察院咨刑科抄出山西行都  
司大同後等衛老軍吳淮等將左副都御史年富不法  
事情開坐具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剋減  
斛斗貪姪無恥等事本院施行數內開僭越職級事本  
官職居三品欽差提督軍務自應以禮守職其定裏伯

郭登係伯爵先承勅命掌征西將軍印鎮守總兵今年  
富自倚風憲不遵職級到任之日就與並坐僉押公文  
凡發號施令不容定襄伯啟口妄執已見意在專執蠹  
政下人實難遵守係兵部掌行開咨到部臣等參照年  
富係副都御史三品之職受朝廷勅旨令其提督軍務  
凡軍中一應大小事務悉皆提挈綱維自總戎而下咸  
聽節制况都御史為風紀之官與侯伯無相統屬既係  
欽命提督當居總兵之左豈有不許並坐之理臣又看

得武臣總兵文臣監督從古為然昔春秋之時齊之田穰苴以布衣監莊賈軍莊賈違軍法穰苴斬賞而破秦晉之師唐之裴度以御史中丞督視淮西軍馬卒平淮蔡事有明驗朝廷酌古準今選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軍務等項皆便宜從事而左都御史王翹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遼東等處軍務亦坐總兵官之左凡發號施令軍中賞罰皆係王翹等處置此係朝廷舊例軍務事宜體統已定非臣下所敢專制而吳淮等以一介老

軍倚恃刁滌妄言變亂沮壞軍務中間必有主使之人  
合無行移都察院將老軍嚴加勘問聽信何人教唆主  
使朦朧具奏前因務在問擬明白奏請究治及行年富  
照依王翹等事例施行緣係處置軍務具題景泰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聚衆謀殺土官事兵科抄出左副總兵征蠻  
將軍都督僉事武毅等題據守備龍州太平千戶所  
副千戶夏顯呈據緝事軍人韋公真報緝知附近思

明府聚有兵馬衆多在府不知有何緣故得此隨委  
總旗莫大一前去體勘續據呈稱景泰二年八月十四  
日前去思明府果見兵馬衆多圍裹一府抄獲知府黃  
瑣等父子并家人頭目就於本府監禁至十五日夜三  
更時分忽聞兵喊放砲三聲次日聞知黃瑣等俱被殺  
死隨於本府流官處說明等因又據把總領哨都指揮  
使王竑呈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得原籍思明府黃灝差  
家人黃清齋書報說本年八月十一日二更時分不知

何處兵馬約四五千餘名包圍本府至十二日天明將  
弟知府黃瑣等俱各擒拿去訖本日一更時分復聚人  
兵又來包圍本職房屋呌說我們都是本府四牌十二  
團百姓被知府殺害親戚強娶妻女占住祖業田地將  
兒女打弔討銀還債百般科害大人也不勸他我百姓  
十分當他不過所以聚人來問他討銀兒女你若不替  
我每主張又去護他替他動文書我每衆人也破蕩你  
家有男黃灝回說府家之事干我甚事各人不言住至

三更時分退去即今日遂互相挾讐亂行差人縛牛討  
錢不息書報到職係干邊境府治及弟姪都不知存亡  
如蒙乞為差官前去安撫及體緝弟姪下落便益具呈  
案照先據原差調兵潯州等衛千戶宋廣等呈報前去  
思明府調兵本年八月十一日夜一更有土人圍住館  
驛聲呌土人爭官讐殺十二日早聞彼土人說稱土官  
害民被衆人拿下知府黃瑣并父黃灝等原調土軍俱  
各散回等因已經會同欽差巡撫廣西兼提督軍務刑

部右侍郎李堂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瀾廣西都布按  
三司都指揮彭英左布政使夏時按察使王增祐等計  
議案委南寧衛指揮余英馳驛前去會同太平府所掌  
印官勘撫去後令該前因仍會同各官計議係干邊境  
恐有警急除委廣西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前去思明府  
等處酌量事情設法整理撫安至日另行外緣係邊境  
殺害土官重事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前因緣係土人聚衆謀殺

土官重事又况土官知府黃瑣父子拿去不知下落詳其所由雖係土人生狗不知利害聚衆逞兇將所管官員謀殺亦由土官知府黃瑣平昔不能撫恤下人生事凌虐以致小民激變若不早為設法整理撫安竊恐前項土民自知所為不律懼怕罪及身家因而愈肆兇強勢欲止而不可遂至猖獗滋蔓重為地方之患合無令該府差人馳驛齋文興武毅李棠等或躬親前去或移委叅將等官公同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及巡按監察御

史量帶官兵親詣思明府地方宣明朝廷恩威撫安人  
衆仍設法挨拿前項為惡土人為首者追究知府黃瑄  
下落有無現在具由連人奏報若各人悔過認罪將知  
府黃瑄送官就將土人撫令復業仍將知府黃瑄省令  
聽候不許管事仍將本官平昔有無貪贓苦害土人情  
由星馳差人具奏定奪仍禁約見在流官務在革心改  
過守已愛民不許互相效尤致貽他變如果為首之人  
未獲及所聚人衆未散別有寇擾重情一時撫恤不下

相度事情必須用兵宜從李棠等調度官軍且撫且捕務在事妥民安寇盜不作既不許怠慢以誤事機亦不許輕易致有激變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禁約操軍事照得在京各營操備官軍民壯人等近蒙聖恩分作三班放回取討衣鞋緣即日邊務甫寧人心稍定民之逃移者未盡復業地之荒閒者未盡開畊又係青黃不接之時東作將興之際竊恐此等官

軍人等沿途生事攬擾居民及該管頭目不行鉉束禁  
治因而激變小民引惹事端未便今照放班在邇合無  
照依上年事例行令總兵等官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  
溥都督張軌等嚴加戒約該管頭目務要鉉束軍士人  
等不許沿途生事攬擾敢有搶奪偷盜財物頭畜并作  
踐人家田禾強買鋪店物貨占奪過往船隻與奸淫婦  
女拐帶人口占住房屋砍伐桑棗或恃強凌弱毆傷平  
人者許被害之人赴所在巡撫鎮守巡按巡河官員并

合于上司或府州縣巡檢司具告就將違犯之人擒拿解送本部轉送法司不分旗軍餘丁舍人民壯人等俱問調邊衛充軍瞭哨仍將該管頭目一體問罪調衛守邊本部先行備榜於在京教場并人烟驛集去處張掛禁約仍行各處軍衛有司巡檢司一體備榜禁約如此庶使法令嚴明而奸頑知所警懼道路寧靜而小民得以安生緣係照例出榜禁約事理景泰三年正月十三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缺軍征守事兵科抄出巡撫湖廣都察院右都  
御史李寶題據湖廣都司呈案照先准湖廣按察司牒  
呈奉本院劄付備仰本司轉屬行查守備廣西官軍人  
等額定名數及從前至今死亡數目呈報施行備牒奉  
此行據荊州德安等衛所呈申查得遞年輪班廣西征  
進官軍每年蒙撥哨守潯梧等州大藤等峽為因感患  
山嵐瘴氣死者一年每衛所一班不下百十餘名不免  
要軍撥補其事故旗軍節經發冊有司清勾延及一二

年十無三四解衛見在旗軍節因湖貴地方苗賊作耗  
并漕運京倉及儕運糧米軍餘盡數征差去訖似此連  
年廣西備禦不絕衛所旗軍日益事故數多委的缺軍  
護守城池各將遞年事故死亡數目開申到司除茶陵  
寧遠二衛夷陵守禦千戶所未據開報外今將荊州等  
一十七衛所原調廣西兩班備禦遞年事故官軍數目  
開呈到職案照近據岳州衛申據本衛輪班廣西備禦  
千戶楊麒呈前事自正統十四年八月內管領旗軍潘

辛三等一百五十四名前往廣西聽副總兵征蠻將軍  
都督武毅調撥鬱林州等處哨守景泰元年至景泰二  
年八月內瘴疫傳染陸續病故六十名在逃二十名止  
有七十四名回衛呈乞撥補聽候換班行據左右等五  
千戶所申稱旗軍盡數差撥征進運糧別無空閒軍人  
可補隨查本衛止有食糧正軍一千八十四名廣西二  
班三百五名漕運六百五名於內逃故五十五名無軍  
撥補已將餘丁補運外續調常德等處策應殺苗一百

三十七名原征麓川復征香爐山等處二百三十四名  
於內逃故陣亡病弱六十名後調貴州殺賊選要精壯  
緣無軍選補又於策應軍內揀選精壯四十八名并  
餘丁轉補起程外餘存軟弱八十九名係策應之數奉  
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劄付仰令整編在衛操備聽  
候調用比照原數尚欠四十八名無軍補完移闕到衛  
照得班次在邇前項逃故數多無軍撥補不無有誤申  
乞定奪等因到職參照岳州衛申稱原撥旗軍藩辛三

等一百五十四名前往廣西哨守內病故六十名在逃二十名止存七十四名回衛輪該景泰三年二月初一日前去換班及逃故名缺行據各所申稱旗軍盡數征差運糧策應等項無軍轉補要行定奪一節為照岳州乃湖湘衝要之地見今靖州等處苗寇生發城池必須固守斯無後患即日在衛別無正軍止有新選餘丁數不滿百既稱無軍暫免轉補候征進官軍班師之日照舊撥補前去廣西守備所據見在官軍合行依限換班

其逃故軍人亦合照名取補除通行查勘去後今呈前  
因臣訪得廣西地方洪武年間原無官軍守備至永樂  
二十一年因欽差總兵等官在彼鎮守奏撥湖廣所屬  
衛分官軍五千員名隨同備禦遂成定例後因官軍病  
故數多建議者欲行停罷復添撥官軍五千員名分作  
上下二班輪流緣廣西係烟瘴之鄉本土人民尚有死  
亡其前項官軍素非本處生長不服水土俱各染疾名  
雖在彼備禦實乃養病度日不堪操調虛費糧賞無

命者俱即病故幸生者多致風癱從前至今官軍相繼輪班一家有死一二人者有三五人者姑以總數計之其原額共該官軍一萬餘員名除茶陵等衛未曾開報今查荊州等衛所已死一萬六千六百餘員名遞年輪班回還死者過半俱要本衛所補轡又兼近年以來麓川等處賊寇竊發調軍征進及裏河運糧等項差役重繁官軍逃故數多無軍撥轡蓋因死者愈速而生者不繼為今之計欲令官軍照舊守備未免罹此瘴疫是以

無罪之人而置諸必死之地徒有守備之名而無守備  
之實欲將官軍停罷不設誠恐彼處猖狂不時出沒侵  
擾地方必須有備然後無患臣識見短淺計莫能及乞  
勅該部會同多官計議斟酌可否務使邊境有備禦之  
方官軍免速死之患緣係邊備軍情事理具本該通政  
使司官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看  
得李寶所奏前事大意欲要將廣西輪班官軍存留  
在衛另行設法撥補前去廣西操守臣等竊照廣西地

方多係土官衙門蠻夷雜處易動難安先因彼處官軍  
數少議將湖廣官軍調撥一萬員名分作兩班輪流前  
去守備今經年久比因廣西賊寇生發十分猖獗該副  
總兵等官都督武毅等節奏官軍數少調遣不敷要行  
添調大軍征勦本部為照附近廣西各該都司地方俱  
有賊盜生發俱用官軍撫捕卒無相應堪以添調已經覆  
奏行令湖廣廣西二都司將原定廣西輪班官軍依數  
上緊催促前赴廣西聽調今查湖廣都司所屬衛所官

軍舍餘共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餘員名廣西都司所屬衛所官軍舍餘止有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以一十四萬之中一班輪流五千赴廣西操備其數不多今若要行存留不肯調撥委的廣西地方賊情緊急其他去處別無相應之人可以那調況廣西湖廣地方兩處相為唇齒賊情緩急互為應援即目湖廣永州地方被廣西流賊越境侵擾設使廣西兵勢振肅自能撫捕未必貽患他方况本處官軍數少別處調來守禦非獨廣西為

然且如京師見有七十六衛所官軍又行添調河南山東等都司并北直隸衛所官軍輪班赴京操備而河南等都司官軍亦調大同并陝西延綏等處備禦與原衛地方相離窩遠並無干涉尚然那調何況湖廣附近廣西而地界聯屬賊寇往來出沒一處有警則兩處不安今要存留不行調去匪獨為廣西之患抑且非湖廣之利臣等又議得一歲之中所在軍民尚有死亡事故今以前項輪去廣西備禦官軍二三十年之間豈無凋耗

物故兼且各司府州縣清解軍丁自有本處衛所而囚犯編發充軍亦各有限實是無從區畫另調前去廣西備禦所奏難准合無行令該府行移湖廣都司將廣西輪班官軍照數依期督發起程更替仍整搠在衛軍士并舍餘人等操守城池遇有緊急賊情聽總兵等官調度守戰不許指以軍少為由因而怠忽兵備候廣西賊寇十分寧息將前項調去備禦官軍另行議奏定奪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賊情等事兵科抄出錦衣衛指揮僉事盧忠題先蒙欽差前往湖廣武岡州公幹沿途看到事件逐一開坐具題景泰三年四月初八日該錦衣衛指揮僉事林福欽奉聖旨該衙門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要添差御史巡按湖廣及填塞沙灣二事行移都察院工部另行外今將所言事件議擬開坐具題

請旨

計開

一件看得湖廣武岡州等處苗賊不時出沒劫掠民財頭畜殺傷人命乞勅兵部行文前去著落總兵等官處置設法於緊關去處晝夜守備庶使軍民安妥前件看得防患禦侮之道雖當無事之際亦宜杜漸防微矧今賊寇未平尤宜謹慎守備合准所言行移彼處總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珪等務在整肅兵威

嚴慎防守各該緊要關隘去處著落三司委官  
提調軍衛有司晝夜用心守禦地方隄備賊情  
不許彼此因循爾我推調以致苗賊愈加猖獗  
地方因而疎虞

一件看得漢陽府地方劉家隔常有人四五萬  
居住中間刁滌者數多俱是江西等處無引之  
人恐有強竊賊盜逃躲在彼潛住况此處止有  
巡司一所難以關防乞勅該部計議或設立一

衛築立城池鎮守關防便益前件看得前項地方要立軍衛修築城池鎮守一節防奸保民之道固宜如此但恐中間別有窒礙又無相應官兵堪以設立衛所合行巡撫湖廣右都御史李寶公同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及巡按監察御史從長勘議劉家隔是否住有趣食之人數多中間有無來歷不明及日後貽患別情應否設立衛所有無相應官軍堪以那調如果此地堪以

設立衛所城池將合調官軍并丈量城垣及  
人工物料數目開奏以憑區畫若有窒礙及  
有別項策畧可以潛消奸宄保障居人亦要  
明白回奏不許苟且怠忽及輕易更張已後  
因而誤事責有所歸

一件看得荊州襄陽二處有遼府襄府乞勅  
該衙門計議推舉廉能官一員前去鎮守荆  
州襄陽劉家隔便益前件看得湖廣已有總

督總兵等官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琦等  
調度官軍撫捕賊寇又有右都御史李寶專  
一巡撫及有都督陳友守備辰沅一帶并有  
都布按三司官同巡按監察御史分理事務  
今奏推舉廉能官一員鎮守荊州襄陽劉家  
隔一節誠恐差官太多未免下人勞擾合行  
巡撫右都御史李寶公同三司及巡撫監察  
御史從長計議前項地方應否委官專一守

鎮有無窒礙如果相應合當就彼差委是何  
官員或在京命去或不必差官自有理辦備  
由明白回奏務要斟酌停當不許輕易急忽  
以乖事體

一件看得裕州多有各處人民在彼買賣中  
間恐有逃軍囚匠人等潛住乞勅兵部計議  
設立一衛築立城池鎮守關防便益前件看  
得河南地方所在多有逃民趨食非獨裕州

一處為然今稱要設立一衛鎮守關防一節  
未審有無相應窒礙合行巡撫河南右副都  
御史王暹公同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及巡按  
監察御史從長計議前項地方應否設立衛  
所有無相應窒礙如果相應合將何處官軍  
那調或不必設立亦無害於事體明白聲說  
回奏定奪

一件看得河南地方廣闊人民浩大住居窎遠乞

勅該部計議推選廉能官一員前去鎮守撫諭人民便益前件看得河南見有右副都御史王暹專一巡撫又有三司官員并巡按監察御史今奏又要推選廉能官一員前去鎮守撫諭人民一節誠恐彼此掣肘而難於行事抑恐下人奉承而愈為煩勞所言難准合無行移王暹務在竭忠盡心革獎除奸當念彼處地方流民如此之多當體朝廷委任付託如此之重視軍民如赤子理公務如家

事凡一應民情軍務務在身先倡率激勵撫恤俾政務修舉奸宄潛消良善獲安奸貪歛息以為一藩保障不許因循日月致貽後患景泰三年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

兵部為陳言事兵科抄出遼東鐵嶺衛軍曹習古謹進策言嘗謂保國之要莫先於武備安民之務必急於禦敵武備修則國家寧謐諸盜息則黔黎樂業國泰民安而天下和平矣邇者北騎逞威深入京畿恣為剽掠被

其荼毒人皆痛切今雖附順而猖獗之勢暫息覬覦之心尤存將欲緩其師懈其兵也不可不為之備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計謀也又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吳畧曰君子於平安之世刀劍不離其身所以安居慮危治平防盜之故為今之計當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儲糧練士林馬養銳嚴飭防備及用行間則敵可息所有備禦切要之事謹陳於左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該衙門看

奏聞今却止將本策徑進事屬有違宜從抄行通抄到部除戰車糧儲行移工部等衙門另行外叅照軍人曹習古不合止將本策徑進不行具奏事屬有違難比差錯今既該科叅出合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將本軍提問如律但係建言事理今將所言事件逐一議擬開坐謹題請旨

計開

一練兵蓋人有古今而兵無古今之兵即古之  
兵也昔太公繕法戎車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  
制陳師牧野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敵七十  
萬衆其所勝者在乎人皆一心量敵虛實臨時應  
變出奇取勝所致也洪惟聖朝握數百萬精兵論  
兵之多古弗及也況國富兵強相賢將智雖古之  
良平馮鄧無出其右政在中興之日尚何慮乎漢  
諸葛武侯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

奇正為敵則奇為應奇為敵則正為應奇旋左正  
旋右正旋左奇旋右奇正相生所以取勝也有正  
無奇難制勝有奇無正亦難制勝今大軍俱集京  
都恐敵突然掩襲一時難以出師調軍制御乞命  
大將統大軍於京師操練陣分奇正以奇出奇名  
為內兵量調馬步軍四萬分於花園馬駒橋南海  
子蘆溝橋西山昌平南清河東鄭村壩八處每處  
五千各置營堡以為外奇令智銳官練操各有正

奇四外維持八方拱衛保國都如泰山之固護民  
庶若盤石之安有警則大將出內兵以勦敵八方  
為奇以策應所謂奇正相應則敵四面受敵難以  
走避所謂出奇致勝者此也設置烽堠砲臺大將有  
令晝則舉烽夜則放砲為信外兵哨有聲息亦舉  
烽砲為報隣堡周知表裏相應軍法整肅敵來則  
勦敵息則守外兵則就彼屯操養馬以逸待勞今  
分軍置堡雖一時之難分置停當有久遠之利漢

將趙充國擊匈奴分軍一萬屯田有十二便利且耕且守匈奴畏服八堡軍士各自每日輪流屯操官給牛犁種子亦可以禦寇屯操一年則四萬人馬糧料草束可以自給每歲十餘萬計不勞官闈可不添人馬以省糧儲今各軍日常用本等兵刃操練外另用軟弓皮櫛頭皮骨采木刀似真廝戰若只用垛子跳牌走馬為勝恐臨陣有怯合設彼此對敵隊陣有正有奇各出機謀韜畧相為戰敵

母致相傷務見相勝以觀其志勝者常激勵奮勇  
齊以一心習慣自然遇寇可以取勝及草為人馬  
下置轉軸繩索令人遠為牽動往復馳驟其銳手  
用平頭木箭發銃熟試臨陣有準無失前件首得  
兵家之事貴在臨機應變難以預擬遙度又況諸  
葛武侯八陣近因邊務方殷中外官員軍民人等  
陳言亦往往備述其事累行各營總兵等官從長  
採擇依法措置今又要京師操軍分奇正及量調

馬步四萬分於花園馬駒橋等八處操練一節緣京師操軍教場自永樂年間已有一定之處又況附近京師如通州良鄉涿州天壽山及居庸關白羊口等處自有彼處都指揮等官操習軍馬與京師相去不遠氣勢互相聯絡部伍各有統率遇有警急亦易策應今若又將官軍分派各處非惟軍士居止不一愈加勞擾抑且營伍號令紛更難於遵守又如皮骨采木刀等件營中操軍亦間用之

若一切以為常事則軍士習於用輕而臨敵難於舉重似有窒礙難行合行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都督張軌孫鏗楊俊衛顏范廣等將本軍所言練兵方畧從長採錄中間若有可行宜從施行如果干礙事體重者明白具奏定奪不許因循偏執致誤大計

一勵士夫行兵之法以勵士為先戰陣之卒以養銃為本然士卒遂志則銃氣自盛人皆一心可以

勝敵於今數百萬兵中有弓馬熟閑智銳過人者  
加賞退縮者量罰謀畧者錄用饑寒者與衣糧陣  
亡者賞及妻子皆得以遂其志有合古人用兵勵  
士之意兵書香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中有死夫  
又曰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  
之俱死視愛若此則士卒咸懷進死為榮退生為  
辱之志矣昔吳起說魏侯以三等之禮享勵士卒  
皆効死以五萬人破秦五十萬衆其令不煩而威

振天下由勵士養銳同心協力之所致也前件者  
得用兵之道勵士實為先務故兵法有怠者作之  
之言而吳起四機亦以氣機為首但今朝廷用兵  
未嘗無激勵之法有功者陞誤事者罰陣亡者錄  
其子孫饑寒者給與衣食但恐各該官軍頭目中  
間亦有不能仰體朝廷講武勵士之心因循月日  
保位偷安甚者假公營私役使掊尅惟為身謀不  
思國計以致軍士無所表率往往逃避犯罪合行

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并各邊各關總兵鎮守等官當知國家之事惟軍務為最重取勝之道惟勵士為最先將所部官軍務在設法團縛激勵俾人懷敵愾緩急得濟不許先懷急忽以致下人效尤沮喪士氣致誤大計

一訓民夫今之急務惟兵與農兵強則寇息寇息則農興農興則食足食足則民安前年敵入真定保定大肆殺掠無能制禦緣彼處人民生長於承

平之日居處於田野之間干戈不識弓馬不習遇  
敵無為縮手待縛且一敵能拘二三十人若羣羊  
無復脫計夫婦子女盡為戮辱深可痛傷皆因武  
備不修之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哉  
聖人之言誠為萬世之謨訓可不慎歟今於近京  
府州縣合無照前撫民官事例添設演武官一員  
於軍民中選舉諳曉兵法識見出衆知民疾苦者  
充任職專訓教民壯并在官弓兵演習武藝勤飭

操練修置城堡以備外敵仍各將所轄田野四散農莊或二十五家或三五十家團併一處置立牆柵編成甲隊於務農之暇時常操習武藝借與孳牧馬匹騎操使馬亦得以調良人亦得以習戰其演武官往來教督兼勸農務庶得兵農兩盡京師要兵亦可掣用呂公謂武王曰田里相伍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闢其田里是富國強兵之道所以古者兵出於農聚則為兵散則為農兵農相濟以

成其治也今能若此則敵聞內外兵振莫敢來侵而民得盡力於農畝斯可以樂業安生前件查得先因達靼犯邊附近京師去處官軍多已調取赴京所在城池空虛已經議奏差官分投選取民壯編成牌甲製造器具就各處巡撫鎮守等官提督操習每年春夏歸農秋冬講武已是見行今奏又要設演武官一員及將所轄田里四散農莊團併一節緣安土重遷細人之常情恬靜撫綏牧民之

常法若依所言則是令棄已成之產業就荒閒之  
田野加以添設演武官員則是官愈多而民愈困  
既非人情亦乖政體誠恐重為下民之擾別生意  
外之虞所言難准

一兵器盖用兵之器得宜則強暴之寇可制夫敵  
性狠悍雲合鳥散惟憑馬力其所畏者牌也今團  
牌合彩畫鮮明虎面兩眼帶鈴口掛紅皮為舌牌  
跳鈴嚮舌動馬驚顛跌自相淆亂則大軍可得乘

機攻勦夫神銃即古之飛火鎗也乃兵中第一利器邊人最所畏者奈銃手既發一箭再裝藥線不及見敵衝突及遇狂風驟雨大雪黑霧驚怖不能施展箭有不中敵視為常直衝根前令每隊合設銃手三班一班發箭即退裝藥二班發箭裝藥三班趨前發箭三班更相裝藥舉銃必中敵之人馬其放箭不遠只在三四十步間望人頭面頰喉纔發令軍廬前簷合垂齊眉後簷合垂齊項左右加

掩耳甲領高護喉頸面帶神臉以銅為之青赤二色以壯軍威燒酒濕紙乾為藥線使不透雨凡遇敵陣當令遊兵周圍急撤鐵木蒺藜以阻其陣俾不得奔趨且神銃有一百步力彼陣既阻此銃可施使敵不能進退者此也前件看得在京各營見有操練之法其團牌火器并頭盔護頂等件俱係常用器具但恐中間製造之法比與所言大同小異合行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徑

自從長採擇若是其言果有可行就便依法措置  
不許偏執有悞事機

一製營凡兵宜速戰擊其無備其敵遠遁跋涉罷  
倦未能設備待其安營度其多寡四面設伏兵預  
製木拒馬每馬高三尺長五尺用兩頭尖木六根  
橫木一根穿成一木選勇敢之士於夜半候敵睡  
熟繞營外周而置放拒馬二三重每重相離三尺  
其安放馬人銜枚疾走禁聲無言勿令寇覺置馬

停當用連珠砲一窩蠭竊送入營內用罐藏火點放藥線砲發人馬驚跌馬蹶人仆互相顛害敵難進退兵以聞砲聲為號即各舉銃望營攻打敵無不斃此其遇敵不戰而取勝者也前件者得在京各營并各邊近來亦各製有木拒馬行則扶舉而為陣止則聯絡而為營實堪禦敵今言要於擊敵之時將木馬暗置敵營外然後點放火器取勝一節緣敵騎往來捷如風火我軍貴在隨機應敵若

欲敵睡熟以行前計恐難如其所料合行五軍三千  
神機等營并各邊各關總兵等官如遇統領官軍  
與敵對陣宜從將本軍所言從長採擇施行

一牛陣用兵之機貴乎應變禦寇之要在乎制勝  
應變由人制勝在物物有所制可以勝敵且外敵  
之勢未可輕率以制之夫牛之為物力本強壯驅  
使有方可以取勝凡遇臨陣度其事之堅弱量用  
牛之多寡相機發縱務取其勝每牛身用黃白黑

煤各塗一色畫以黑白文似虎以木刻虎面帶於牛頭用鋼叉縛於角出頭前三尺牛尾束葦驅牛周圍向彼陣燃葦牛奔觸陣敵必傷潰隨發伏兵向敵左右前後用銃攻擊使戰不能進退不能出然此牛必預先教養整治如法臨時應變驅馳取勝前件看得兵家之事其制敵取勝非止一端田單以火牛破燕而江遁則以火雞破羌孫臏行兵減竈以示弱而虞誑行兵則增竈以示強蓋兵形

象水初無定居運用之妙難徇法制有依古法而  
取敗有觸兵忌而取勝者兼且牛性遲重而馬性  
輕捷如飛非牛車所能追逐今若令各該管軍官  
員止用牛車應變誠恐拘泥不通合行在京各營  
并各邊各關鎮守總兵等官將所言禦敵器具徑  
自從長採擇若是可行依法措置若有窒礙宜從  
照舊

一固邊夫孤城遠處難以獨守恐敵突至無隣策

應宜將威遠及大同右玉林等孤零寫遠衛分併  
於貓兒莊總置一城差都指揮總督軍士七操以  
障大同府衛軍民七種生理秋成有望軍得給賞  
民免饑餒深有便益若各衛依前散遠居處則軍  
士晝夜守備不閒何暇及屯軍糧餉不免勞民遠  
運艱難尤甚今密雲古北口永平喜峯等口紫荆  
倒馬等關但敵可以往來者大處置堡令智銳頭  
目操兵固守小處挖濠裝塘堅壁深塹設立烽砲

官軍哨瞭有警則當處官軍勦敵衆多則隣兵策應務各防備嚴密使敵自然退息所謂籬牢犬不入也前件看得大同右威遠玉林等衛并密雲古北口永平喜峯口紫荆倒馬等關所在城堡壕堡俱係比先年間設置已定用工已成官軍住成家業地方得以控扼見有守備等官提督修理已有年歲况今多事之餘邊境軍民不勝凋瘵正宜安養撫綏豈可紛更煩擾所言難准其餘俱係見行

一用間蓋楚漢相爭兩勢相持高祖能用陳平之計與金四萬斤不計其出隨其所用以行間卒致滅楚今敵性貪利若以高帝之金陳平之計行間何難之有其敵使來京擇其出衆服人者賞以金帛恣其食唱延欵稱意令智賛通事朝夕相隨啜誘彼中之虛實及其將之謀為必得其情此則可以用計制禦及示以兵甲堅利軍旅強盛防備密切之勢諷其回彼反間敵必見信其朝臣使於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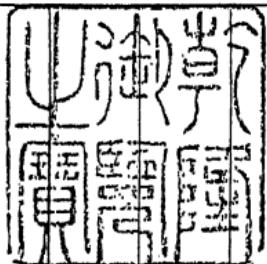
庭者當加以官爵託以腹心與之金銀器皿錦繡  
之類齋使彼處隨宜所與結和其主及將并左右  
必情熟相合處無猜忌得以窺覘其所為密其機  
謀回還計議推其所謀按其虛實投以其機或與  
奇巧女樂蠱惑彼志以迷其性以懈其勢或用藥  
術使至彼訪其所以厚賂斯人使之行間亦可及  
賂哈密回子掠其巢穴以分其勢俟其勢寡然後擊  
其無備庶幾讐可以復昔越王被吳攻圍之急能

用范蠡之計卑辭厚禮遣大夫種獻寶器美色與  
吳太宰行間而解其圍復用蠡計而滅吳呂父亦  
用美女奇物獻紂以傾其政而滅商此皆可法之  
事也乞命大臣熟議而為之則其事可圖功可成  
也前件看得差遣使臣覘敵虛實此雖古法然時  
宜不同亦難拘泥邇者達靼糾衆侵邊非是比先  
不曾遣使往來而卒致外敵侵邊貨事則遣使之  
不足恃也明矣又說誘其人以金帛女樂雖足以

蠱惑其心然非古之聖帝明王制馭邊外之道故  
賈誼獻五餌三表之論後人譏之今朝廷中外一  
統士馬壯盛而邊外畏威悔過遣使來廷皇上待  
以天地之量賜與官賞咸有定法矧國勢事勢非  
越王之比亦難效范蠡之計而卑辭厚禮以事之  
也且古馭邊外之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惟羈縻  
之斯為上策今日當養兵蓄銃堅甲利兵作興士  
氣申明大義以圖破敵以雪前恥所言皆非正道

難准景泰三年四月十一日奉聖旨是建言之人

不問欽此



忠肅集卷五